谿谷集 亨二
雜著
說

谿谷先生集卷之三

雜著 七十六首

寓言二首

楚公子喜雕刻之巧天下有以機巧聞者必厚禮致之執刀鑿而處門下者以百數郢人有國能者踵門而自衒公子問其技對曰臣能以木石為禽獸蟲魚之形亂之真而不能辨也公子大說膳以大牢餼以千金處之華屋之下三月而為一猴寘之雲夢之藪有母猴失其偶者來依焉旬有五日而棄去公子以為神收而寶之東郭先生自齊過

焉公子出而詫之曰公輸墨翟之巧而有是乎東
郭先生拊掌大笑曰公子之求巧末矣公子忽然
作色而言曰夫郢人之技作假質而感真類未之
前聞也而先生小之抑有尚於是者乎何先生之
大其言也東郭先生曰公子獨不聞無極子之巧
耳夫無極子之巧天下無出其右而未嘗稱於人
人亦無得而稱焉公子其欲聞之乎公子曰願聞
無極子之巧東郭先生曰夫無極子之巧視不以
目運不以手思慮不以心知鐫琢不以椎鑿無績
彩而文無毛羽而飾本乎自然體乎無為運乎元

氣以陰陽為器以五行為材行以四時化以風雨
傳翼而飛著足而走根荄華實羽毛鱗介情性之
通塞竅穴之開闔方圓長短之形白黑玄黃之色
物物具備充滿乎天地者皆無極子之為也而無
極子未嘗自以為巧問之而不應求之而無與寞
然獨處乎太虛之庭公子駭然而驚曰無極子之
巧審如是乎鄙人安得而致之願因先生而要焉
東郭先生曰夫無極子未嘗遠於公子特公子不
能求之耳公子必欲致之莫若絜齋洗心屛思慮
絕耆欲不以私僞汩乎其中湛然獨與神明居如

是三月無極子之居隱然見乎前矣然後又能純其視聽一其動作方而圓動而靜無為而無不為以合乎天則然後無極子乃始為公子役矣夫得無極子為役造化為我技萬象為我物陶鑄天地礱磨日月卷舒風雲琢抉山河物物皆我之為而我未嘗有所為則凡天下之大巧尚有併於此者乎不知有此而乃以雕鏤木石自謂巧之至也甚矣其眛也語未終公子芒然而惑失其所以答

顏回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而有物乎仲尼曰未有天地而有天地未有天地而無物惡有天地雖

然有而非有也顔回曰敢問有而非有仲尼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無光耀之麗乎上無體質之形乎下混混冥冥不可以名冥冥混混不可以分是爲天地之母也萬物之祖也夫是之謂無極之極故曰有而非有也有而非有非有而有也小子其剡心焉

雜述

目之所視者色也耳之所聽者聲也鼻之所齅者臭也口之所嘗者味也心之所知者理也目能視視而知其色者非目也耳能聽聽而知其聲者非

耳也鼻能齅齅而知其臭者非鼻也口能嘗嘗而知其味者非口也視而知其色者非目也非目則不能視聽而知其聲者非耳也非耳則不能聽齅嘗而知其臭味者非鼻口也非鼻口則不能齅且嘗也然則心之知理也亦有待於外者乎曰理心寓於物心之用必因物而起聲形臭味物之質也視聽齅嘗心之用也無聲形臭味則無物無物則無理無視聽齅嘗則心之用廢心之用廢則雖有理無以知之是故堯舜之智瞽則無以別五色聾則無以辨五聲鼻塞則不能識香臭口爽則不能

知甘苦離朱之目師曠之耳易牙之口善鼻者之
臭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鼻而不知其臭矣生知之聖生而目無見耳無聞
臭不鼻口不嘗則不知有其物矣不知有其物則
亦不知有其理矣此乃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妙
此乃所謂理

放言

自一而萬萬各我我我之我我亦猶人之我已疾
痛痾痒在人我不之知在我人不之知何形骸之
間隔一至此哉生則各一我我彼彼死則共歸于

一無我無彼古之至人以死爲真生爲假者其亦有見乎此哉

飢而待食晷刻猶時月也及其飽也則忘食矣勞而待息跬步猶千里也及其佚也則忘息矣以此知内足者無外待矣知榮辱之爲外物則籍市旬路不足爲我恥佩玉乘軒不足爲我華知死生之爲晝夜則彭聃不足羨其脩而殤子不足悼其短矣

萬物本一形分故礙形礙於外覺局於内則物我不相通而私遂立焉好惡相奪利害相攻爭以是

滋亂以是起此仁人之所惻也勝私則形不爲礙
循理則覺無所局物猶我也我猶物也萬物一府
死生同状

北極之下南極之上吾不知其幾萬億里東海之
西南海之北吾不知其幾萬億里也前乎吾生極
乎混沌之始凡幾年代後乎吾生窮乎天地之終
已幾年代天地無窮古今無盡萬物之生滅於其
間者若存若亡而吾身之微則又僅處乎萬之一
焉微塵毫末不足以諭其小也石火電光不足以
諭其速也堯舜之智仲尼之學彭祖之壽禹稷之

功周公之文伯夷之義賁育之勇彼人類之所大皆不能出乎此耳忽焉而有倏焉而無有者其暫無者其常而世之人方且奪名營利慕貴樂壽惛惛然以得喪榮辱勞其中者此達人之所悲也

漫記

九華眞妃降羊權上元夫人降封陟求偶而羊與封皆執不肯下上賤士有眼如盲眞仙降臨自絕而不敢近陋亦甚矣不知仙姝何取於是而自貽辱至此哉執區區之諒而脫屣生天之福亦其貞操有足高者此二仙所以眷眷也夫莊生有言曰

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七月十七日偶

讀羊權事漫記

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此諸葛武侯語也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此孫思邈語也而此數語皆出文子其文曰非淡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并覆非正平無以制斷又曰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小其衍說無慮數百言以今觀之淡泊二字比淡漠為精而明志恐不如明德之大且實也改志作膽便覺未精寬大正平能多事少等語

恐亦不可缺也文子老氏徒也孫公故是道流武侯之學其亦得之黃老者多乎

雜記

陰陽之大天地不足以盡之混沌之氣乃生天地混沌即是陰而開闢乃為陽也然則天地者陰陽之物有形中之大者也故天地有變滅有終始而陰陽無變滅無終始也

日月相推而晝夜生焉寒暑相承而四時行焉天道流行只是闔闢往來之相推耳其太虛之氣則不為闔而有不為闢而無不為往而死不為來而

生其故何也氣之本體至虛也先無始也後無終也大無外也小無内也無所往而無是虛也孰得而有之孰得而無之孰得而死之孰得而生之天地萬物無往而非此氣也聚而形立散而形壞形立而氣在於形中形壞而氣反於太虛人見其聚之散也而不知其虛之未嘗有無也

人與物之未生也可謂無人與物之氣乎然則人與物之既死也獨可謂無人與物之氣乎人與物之氣即太虛之氣也既無始也何有終也張子之言曰氣之聚散於太虛猶氷之凝釋於水也觀此

可知死生之說

凡略有知覺發用者皆氣之聚者非本然太虛之體也終亦必散

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聚者未嘗不散成者未嘗不毀此死生之說也其太虛之氣則不爲聚與成而有不爲散與毀而無也釋氏不明乎此以聚者爲終不散故遂有輪迴之說以誤人也魂魄

精神比之形骸血肉則雖屬清虛然皆氣之聚者非本然太虛之體也

理者虛而精者也氣者實而粗者也氣之本亦虛且精也然比之理則爲實而粗也太極者理之揔

名也太虛者氣之本體也一太極分體萬物一太虛化生萬物理無為也故在太虛也如是在萬物也亦如是氣有為也故始也虛而今也實始也無形而今也有形然無形者本也有形者末也虛者其體也實者其用也始也未聚也故虛而無形也今也既聚也故實而有形也聚者終必散也散則復於太虛而已矣

不誠無物無是理則無是氣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無是器則無是道矣

性者心之道心者性之器

本然之性言其理也人之所有皆氣質之性也故程子曰人生氣禀理有善惡非理有善且有惡也既入氣禀則不得不有善惡是乃理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不見鳶不見魚時此理固有也但無處著見耳故周子曰静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其至矣乎不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不見仁義禮智之性也不見萌芽安知地中有根荄哉 動之端為見天地之心亦此意也

至簡至易者其惟理乎無為而無不為者其神乎無物不在無時不然者其鬼神之妙乎

典禮私議

大統固不可紊亂天倫亦不可曠闕大統之不可亂所以尊祖尊祖義也天倫之不可闕所以親親親親仁也二者並行而不相悖仁之至而義之盡也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為本生父母降服期而先儒以為當稱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若程子之論濮王典禮及我 宣廟之奉德興大院真可為萬世法也韓子曰事異殷周禮從而變此誠通論也禮者本乎情者也名者因乎實者也論禮而不本於情正名而不因於實惡乎其

可也今之議者以為 主上於定遠當稱伯叔父
此蓋循濮王德興陳迹而不知事實不同也何以
言之英宗既後仁宗則是為仁宗子也為仁宗子
則不得復以濮王為考 宣廟既後 明廟則是
為 明廟子也為 明廟子則不得復以德興為
考其理明矣其禮當矣今 主上上承 宣廟之
統則是以 宣廟為祖也以 宣廟為祖則將以
誰為考耶為人後為之子而復父其本生則是二
本也無為人後無為之子而不父其本生則是無
本也二本之與無本此六事雖殊其失均也人之生

也有祖而後有父有父而後有子有祖而無父人
道絶矣今日之事頗同漢宣宣帝之繼昭帝是以
姪孫承從祖也不得不以史皇孫為考也悼考之
稱其誰曰不可唯是稱考不已至於追加皇號列
諸昭穆故先儒非之此其所以為失也今若稱考
而去皇字封號祀典皆與大統有别情禮兼盡名
實兩得比之漢家典禮豈不盡善盡美至於伯叔
之稱非徒天倫有關抑且名號無據何以言之伯
叔之名因父而立父之諸兄曰伯父父之諸弟曰
叔父若無父則何自而有伯叔之名耶今若以伯

叔父稱定遠則不知當稱伯耶當稱叔耶抑諸公
之為此議者不無微意此蓋周防過慮猶恐 聖
朝典禮或循前代謬舉而不知天倫之不可闕與
大統之不可亂本自並行而不相悖也所謂前代
謬舉者稱考不已必加皇字皇字不已必至尊稱
尊號不已必至入廟節節增長轉轉紕繆則循恩
蔑義之失著而尊祖敬宗之道替矣歷觀今古鑑
戒昭灼安有 聖明如 當宁而念不及此哉今
知大統之當尊而不知天倫之不可闕知微漸之
當預防而不知先自乖禮也得一而失二慮遠而

遺近以此議禮安得無失或曰旣去皇字則考字之上當加何字曰謹按家禮神主之式以顯代皇其來久矣況定遠舊主本稱顯考今雖加以大院之號顯考之題自當仍舊且顯考二字本出書經揆厥辭義未爲貶薄但取與皇字稍別而已新學後生妄論及此識禮君子幸折衷之

讀鄭愚伏議禮劄

愚伏公上劄條陳六事明白剴切深得儒臣告君之體然其中有未可解者愚不容無辨劄中引儀禮不杖期章爲人後傳文持重大宗降其小宗一

竊以為今日服制之斷又將或人所謂以孫繼祖不可謂為人後之語駁其非是而引上文疏中所後或祖或曾祖其人未定之文為之證與愚之所未解者也夫為人後者何謂也大宗無後以族人支子繼其後則是便為旁親之子也既為旁親之子不可復為本親之子故程子斷以為當稱伯叔父母而禮亦降其服為不杖期是以伯叔之服服之也既於旁親為子而又為本親之子是二本也父母之名安得不變名既變則服亦安得不降本傳既曰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云則以孫繼祖者其

可比而同之乎上文疏中所謂其人未定云者自
有別意今却刪去其中緊要語以為曲證强合之
地恐非道理盖本疏雷氏曰此文當云為人後者
為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
今所後其人未定或後祖或後曾高祖故闕之也
今第就所後之父或早卒一句觀之疏中本旨灼
然可見盖所後之父不幸早卒其已卒者若有父
是為己之祖也有祖是為曾祖也皆當為之持重
猶適子父先卒而為祖持重也然則其曰或祖或
曾祖皆指所後之祖非本親之祖也此其語脉文

義何等明白三尺童子皆當曉然今引此疏乃截
去最緊一句而只掇下文以證已見不亦異乎初
引子夏傳而刪去族人支子之語繼引雷氏疏而
刪去所後早卒之文而句旣去則本意都變引經
如是無乃近於反紊舞文手乎夫持重大宗降其
小宗一語本自明的以此論今日之禮最爲近似
然若從舉其義以爲當降之證則可必欲强引此
條以爲應服之文則不可何則大宗小宗義可通
取人後祖後所指各異不可不察也夫爲人後與
爲祖後雖曰等是爲後實則輕重懸絶盖爲人後

則父母變爲旁親爲祖後則父母固自如也旣爲
旁親則服亦隨而降矣不然元無當降之義今日
之事若以士大夫家禮論之持服主喪都無可疑
但 主上旣以支孫上承 宣廟主鬯宗祧則國
統至重也 祖宗至尊也私親雖有罔極之恩義
有所壓則情有所屈故論其喪制宜有降殺然其
大旨只爲上壓於宗統非以爲人後而降之也大
抵父母之服應降者有二爲人後者降不杖期所
以避二本也父在爲母降杖期所以明壓屈也今
日之禮旣無二本之嫌則降殺之義非爲壓尊已

乎以此觀之愚伏劉中以不杖為定制杖期為不
近者愚竊未知其何據也且愚伏之意果謂今日
與禮明是為人後者乎若然則沙溪伯叔之稱愚
伏何以非之也既曰當稱考矣而又曰是為人後
則不幾於自相矛盾乎哉嗚呼人道親親故尊祖
尊祖義之至也親親仁之本也所謂禮者節文斯
二者而已承宗統之重而致隆私親則是蔽於親
親而不恤尊祖之義也無二本之嫌而自絕天性
則是泥於尊祖而罔念親親之仁也二者雖殊其
失唯均今者沙溪先生拘於濮園舊議欲去父母

之稱獨不念天倫之不可瀆關乎朴崔諸公又執
三年逆喪之制都無降殺節文則循恩蔑義之誚
興而尊祖敬宗之道虧矣過猶不及此之謂也唯
愚伏之論最有斟酌始焉不從沙溪之說今焉又
駮朴崔之議正與鄙見相符但於此一款稍涉紕
繆信乎論禮之多歧而所謂聚訟者又曷從而就
正乎姑錄管見以俟知者

答沙溪先生

典禮問答既蒙先生印可幸甚幸甚維之鄙見與
先生不合者唯稱考稱叔一款耳於此歸一則爛

熳同流矣夫人道以父爲本本也者不可二亦不
可無者也爲人後者旣爲旁親之子稱旁親爲父
而復以本親爲父則是二本也若孫而繼祖或兄
弟相繼尊屬繼卑行則雖有父子之義實未嘗定
名爲父子也是未有所父也未有所父而幷與本
親而不稱爲父則是無本也二本則人道亂無本
則入道絶其事雖殊其失一也胡文定論僖閔祖
禰之義而斷之曰臣子一例此誠確論也唯其臣
子一例故雖以兄繼弟而亦有父子之義然只是
有其義而已非如爲人後者直以所後者爲之父

也且如晉簡文以從祖繼其從孫哀帝則其將以
於哀帝有父子之義之故而不稱元帝爲考乎唐
宣宗以叔繼其姪武宗則亦將以於武宗有父子
之義之故而不稱憲宗爲考乎竊恐無是理也若
然今日典禮之稱謂亦可以無疑矣小宗大宗之
說鄙意亦與先生無異然若据此以論隆殺之節
則可矣若并與其不可廢之父子之稱而去之則
無乃過歟程子之譏漢宣維常未曉其主意豈謂
宣帝當以昭帝爲考不可復考史皇孫者乎抑以
宣帝不可稱昭帝爲考而并與史皇孫而不考之

乎是未可知也文獻通考論宣帝事以胡氏之說爲非胡氏之說即程子之說也然則先儒於此已有異同之見矣況宣帝則繼旁親　今上則繼親祖繼旁親則雖祖孫之行倫序不順是猶爲人後也繼親祖則雖有適支之分大小宗之別是猶爲祖後也盖宣帝是爲人後者之變禮也　今上是爲祖後者之變禮也義例既殊恐不可比而同之也且於廟則非祖禰而稱以祖禰其義猶可通也於天倫則以祖孫而稱以父子其義斷不可也先生曰旣於　宣廟有父子之義又於私親稱以父

子其無兩考之嫌乎竊謂不然 今上若於 宣
廟定為父子而又稱定遠為考則誠有兩考之嫌
矣既曰不可考 宣廟以趙相禹之說為非則是
徒有父子之義而未嘗定為父子也尚何嫌於兩
考乎若如先生之說維恐當以無考為嫌而不當
以兩考為嫌也又曰其為承統一也則父子之義
無彼此其為私親一也則降屈之義無異同也此
亦似矣而未盡然也或有承統而定為父子如
宣廟之於 明廟也或有承統而只得為祖孫不
得為父子如 今上之於 宣廟也則安得為無

彼此乎其於私親也或有如 宣廟之於德興者或有如 今上之於定遠者則雖均有降屈之義若其稱號則安得無差別也至於叔父之稱允似無據文獻通考中論此一款似極分曉幸細考之

答人論文

別來歲已四五周矣雖南北隔絶嶺嶠間之悠悠之思未嘗少已於中也每念足下有妙質儁才昔時已嶄然頭角矣乖闊以來日月已多必能奮張變化蔚然可驚而恨不能致其身於我側或致我身於其側浸挹餘波以自澤其枯槁也乃今得惠

書辭致之工識趣之高果不負於宿昔所期離索之慰殊不可言來書所及論文之旨頗皆得之獨於稱僕過實近於溢美豈欲引而進之歟何待故人之不誠也僕往時於文僅識趨向譬如涉浡澥者纔辨崖耳終日覶縷略有一二語近似而不見有完篇焉盖未嘗熟一部書宜所得之淺也數年來無他事故可以大肆力於舊業而怠惰因循且累於科舉之務僅讀數部書作數十篇文字雖稍長於往時之爲而局促凡下不足闚作者之域生平壯志索然漸衰每得一語稍勝輒憮然自足恐

不足以終成賈馬事業也然斯技也何必極其能
哉顧我於文於斯者全未有得焉則斯技也雖止
於是而不復進亦何足深病焉以是自寬尤足以
長怠懶之習也夫文有華有實辭者其華也理者
其實也聖賢之文華實俱備自諸子以下始歧而
二矣文之至者必華實兼然與其華而不實寧實
而不華矣濂洛諸儒之文是也今世之人用心於
雕繪之技憊敝精神終未能造其工況責夫能求
其實哉退之華勝實者也猶有根茂實遂之論其
徒亦言必深於道而後至蓋稍志於古者皆能知

所先後矣下此則直童子淺淺耳何足道哉足下
之所問於僕與僕之所自為者皆今世之習而已
也而顧其言如此能言而不能行其去於實也亦
遠矣嗚呼可不惕然念之哉世人識不明取舍甚
陋能者固有不見知之歎矣然君子之進其業非
以覬知於人也特以自裕於己而已苟得於我者
既足雖不遇於此可以必遇於彼雖不遇於今可
以必遇於後何足歎哉傳曰百世以俟而不惑老
氏之言曰知我希則我貴君子所存當如是若使
浛歎鬱抑必願其一售則於不慍無悶之義無乃

剌謬乎彼韓柳諸公猶未免此僕常恨之顧足下勿再存於懷也若曰知己難遇有唱無和云則彼此誠同矣古人以朋來為樂以道孤為歎可謂先獲此心矣南中必多識者幸以鄙見質之其以為如何

象戲志

象戲者局戲象兵勢也其為局也東西九道南北十道南北之邊畫九宮焉斜通而湊于中將之位也子各十有六將一將軍也士二謀士也車二戰車也包二礮也馬二騎也象二戰象也卒五徒也

将居九宮之中士居其後之左右象居士之左右馬居象之左右象與馬雖互列焉可也車居馬之左右包居車之前二罫焉卒列居包之前行而各間一道以竟局焉将行一道前却左右無拘然不出九宮也士行如将也車行直長短縱橫前却無拘也包行如車焉然必有乗也惟包與包不相乗也亦不相食也馬行二罫也象行六罫經三而縮二也然馬有阻其前象有阻其前及二罫者皆不得行也卒行一道可左右而不可却也敵當其行欲食者食之先得其将者勝不能相勝者平将與

将相對以将就之者請平也此其大勢也竒正之
妙存乎其人

策問

王若曰君國之道有三脩身也安民也制敵也是
三者雖有本末之分而不可去一者也然以前代
之事考之如唐文宗之恭儉宋神宗之有志可謂
令主矣羣小得志海内怨咨是脩身而未能安民
也漢文帝宋仁宗之時天下富庶幾致刑措而不
能制匈奴西夏是安民而未能制敵也齊桓公之
奢滛唐太宗之慙德而一匡天下身致太平是未

能修身而能安民也秦皇漢武窮奢極慾海內虛
耗而威振四夷是未能安民而能制敵也玆數君
者或有本而無末或遺其內而舉其外其優劣得
失可得以詳言歟予以寡昧叨守艱大深惟德之
不修而無以出治夙夜祇懼罔敢怠荒至於保民
詰戎之方日與廟堂諸臣籌畫講究無所不用其
極而內省厥躬病吝百出民生困窮而邦本將顚
矣寇敵窺覦而邊圉將隳矣宜乎爲之不力無以
食眞效歟抑亦昧於治體而失先後緩急之宜歟
如欲內修外攘各得其理克盡君國之治其道何

由子諸生其各悉心以對
王若曰人有恒言爲治在順民心然古歷考前代
頗有未必然者湯之伐桀爲天下除殘賊息衆不
悅盤庚之遷都爲生民避河患商民不樂必欲苟
順民情此亦可以得已耶徐偃王行仁義而國以
亡子太叔用寬政而民爲盜仁與寬果不足以得
民耶諸葛治蜀而尚嚴猛崔寔論政而譏恩貸然
則寬果不如猛而民之向背亦拂於常情歟予以
否德承無疆之恤夙夜圖治兢兢焉以萬民之心
爲心而發謀擧事動輒乖迕姑語其大者大同之

法本爲均賦役也而豪右之徒病之號牌之擧本
爲充邊故也而游惰之屬苦之營將所以重治兵
也或以擾民訛之管餉所以給軍興也或以權利
沮之行一事則衆怒起立一法則群議興豈予未
察乎弛張之宜利害之實擧措不愜於衆心而然
歟無亦誠意未孚上下相疑雖以佚道使民而民
不之知歟令若曲循民意則事無可做強拂衆議
則功亦難就於斯二者將何所從違耶伊欲使出
令而民爭趍擧事而下不議上收從欲之效下有
傒志之應其道何由子大夫必有達於治體而識

時務者其各悉心以對

王若曰物之不能兩大理也陽之與陰天理之與人欲君子之與小人中國之與夷狄此皆迭相消長而不可以相無也然而古之聖王必嚴其予奪去就之分者其故何歟扶陽而抑陰存天理而遏人欲進君子而退小人尊中國而攘夷狄四者天下之大義也其見於經義者可得歷擧而明言之耶予以寡昧承艱大之業夙夜憂勤未嘗不以茲四者為先務之急爕理之方未敢忽也而陰盛陽微災沴疊臻修省之功未敢廢也而善端難擴 李云

意易長賢邪之辨非不致謹也而薰蕕雜進朝著混諸修攘之策非不熟講也而國勢削弱胡虜益横心勞而事益拙志勤而功愈邈豈予爲之不誠不足以責其效耶抑事各有要而予昧於本末輕重之序耶何以則茲四者各得其理天人之道備盡而治道以成耶子諸生其各悉心以對

王若曰予嘗歷觀前代得失多有未可解者夫任人莫如專也然昭烈之於諸葛以專而治神宗之於安石以專而亂作事莫如斷也然憲宗之於討蔡以斷而成苻堅之於侵晉以斷而敗臨下莫如

寬也然文帝而寬則寬爲德元成而寬則寬爲累其故何歟高帝謾溺儒冠而漢以興理宗表章儒先而宋以削儒畧無益於國歟齊桓奢淫多慾而功冠五伯唐文被服澣濯而自比赧獻儉亦不足尚歟洪範彝謨及士庶詩人刺謀夫孔多詩書所載亦有時而相戾歟於斯數者將奚從奚違奚法奚戒今予欲得人專任也則賢邪難辨欲臨事畧斷也則利害未晰欲任德尚寬也則綱紀益弛未嘗不重儒術也眞儒難得未嘗不敦儉素也弊俗難化未嘗不欲畢舉羣策也或眩於名實凡今之

治道日汚而國事至於無可爲者豈亦皆坐此而
然歟何以則可免數者之累而俾予從欲以治歟
抑别有進於是者而予未之及歟子諸生其各推
廣而悉言之無拘於場屋科臼

問城池所以衛民而禦寇也易言重門擊柝而不
及城池抑有意歟武夫宗子詩人必比之於城其
義何所取歟仲山甫之城朔方士彌牟之城成周
其得失有可言歟秦皇築長城害於一時而利於
萬世德宗城奉天始戚於左道而終賴於急難此
亦有足取歟种世衡城青澗以制西夏余玠城釣

魚以保全蜀其方略設施可以詳言歟前史有云
高麗因山爲城未易攻又稱平壤城險固難拔以
今觀之未必皆然其故何歟自壬辰以来名城堅
壘處處崩潰如延安幸州之無足恃者反收却敵
之功果何緣而致此歟目今虜憂方殷議者多言
西路無高城深池須擇要害形便之地堅築而固
守之江都保障之所亦宜增修城塹以爲萬全計
難者或謂守國在得人和勞民興役無益有損此
二說何者爲得抑別有要道急務之可言者歟
問四時平分春居一焉春者以生物爲德而歳功

之所資始也五行爲木四德爲元五性爲仁至於
聲色臭味各有配屬皆可得而詳言歟王者代天
理物順時行令其見於月令等書者極其纖悉皆
可行之於後世歟春秋以王次春以正次王所謂
以夏時冠周正也或云周旣改正則時與月皆當
改未知何說爲得耶周制有賞以春夏之文漢文
有春和賑貸之詔必拘於此義則凡懋賞之典恤
民之政失春時則皆不可行耶邵氏以三皇爲春
程子稱顔子春生其擬議之旨亦可得以明言耶
方今 聖明在上仁覆羣生欲使擧國民物凞凞

於春臺之域而民氣不舒災害相仍沴效之不應乃至於此何歟說者曰世道漸降殆若已屆嚴凝之候純用仁恵有乖時義或云天地發生之心貫徹四時體元之道莫先於仁是二說何者爲得歟如欲大和流行周遍透徹而萬物有各得其所之樂其道何由

問世稱人材係於地靈三代兩漢名人多生於北方而自六朝以後南方人材始盛豈地靈有盛衰耶抑亦有人事之可言歟春秋之時我有由余越有種蠡諸人以戎粤之陋而能有此人傑者何歟

漢人有言曰山西出將山東出相以後世觀之則
未必皆然抑何故歟我東三國鼎峙之時各有名
臣統合之後西北不如東南其故何歟以湖南言
之前言久遠姑勿論粤自　先朝以來凡以道學
文章節義表表名於世者必有其人皆可歷數而
詳言之歟兩南並稱雅矣至于今日湖南頗不振
是亦歸之於地靈之衰歇歟抑别有其由歟如欲
使羣才蔚興以爲國家用其道何由諸生必有慨
然於此者願悉言之
問古之君子有得於中必著書以自見其來尚矣

六籍經夫子删修然皆非夫子所自著雖論語亦出於門人之記以夫子之大聖不立一家之言何歟曾思各有所著曾固述夫子之意子思未聞有所述亦可言其故歟孟子之書或以為孟子自著或以為門人所記二說孰是歟自春秋以降老列莊荀管墨韓呂之徒皆有所著以自售其說亦有合於聖人之旨者歟抑其所祖述者皆可得以明言歟楊子雲之太玄法言王仲淹之中說續經皆自擬於聖人而論者多有譏貶抑果全無可取耶馬班之史韓柳之辭章世皆盛稱亦有得於六經

之旨而可齒於立言之域歟宋儒闡明之後濂洛關閩皆有論著果無純駁之可言歟就中發先聖之未發大有功於斯道者亦可一二言歟六經以後諸著書者孰不以作者自居研精極思欲以傳萬世而不泯而其得免後人之覆瓿者罕矣立言果若是難耶如欲討理而闡聖人之蘊修辭而合六經之旨羽翼斯道而垂之不朽其道何由

設孟莊論辯

莊周居蒙郛人孟子與自齊過焉莊周曰與僻陋之居先生何故儼然辱而臨之何以教周也孟子

輿曰軻也聞先生高義之日久矣幸今得見顔色
願以卒承餘論也軻也嘗聞先生喜爲荒唐無端
崖之論齊萬物以爲首死生爲一條可不可爲一
貫仁義爲外禮樂爲僞孝悌忠信爲德之殺而哀
樂喜怒爲性之賊也非堯舜毁三王而欲絶聖棄
智掊斗折衡以爲治也此軻之所大惑也先生能
絀此論而遵孔氏之方明先王之道則軻也願爲
弟子而受教焉先生亦有意乎莊周呀然而笑曰
子之所惑者周之所樂也子之所教者周之所薄
也今子令周釋周之所樂趍周之所薄而從子之

所教也迺曰願爲弟子而受教焉夫旣使周捨錢
而從子則已受教於子矣何以教子爲是子之說
悖也且子誠以爲物之不可齊而死生可不可之
不可爲一仁義之非外禮樂之非僞孝弟忠信之
非德之役哀樂喜怒之非性之賊堯舜三王之不
可毀絶聖棄智掊斗折衡之爲不可耶周也願聞
其說之詳孟子輿曰先生亦知所謂性與命者乎
天之爲天者命也人之爲人者性也名雖二而實
則一也天之道分而爲陰陽散而爲五行序而爲
四時消息詘信變動無端鼓舞亭毒是生萬化故

其為物也有清者濁者剛者柔者通者塞者正者偏者衆類紛錯不可名狀頹而為金石繁而為草木高而為山嶽汙而為河海纖而為華實異而為靈怪鱗介者潛羽翼者飛穴居穀食木棲喙喙各適其樂各遂其性形形色色職職芸芸充滿於天地者至不可勝計其不可混而齊之也明矣同出於天其本一也各得其賦分則殊焉太山之大不可抑而小也秋毫之小不可引而大也循之則順而易行強之則逆而甚勞先生何獨執此之篤也人之所以最於物者以其性也其體則有仁義禮

智之綱焉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喜怒哀樂之變焉制其節文而為禮焉宣其和樂而為樂焉施於親為孝接於長為弟事君上則為忠處朋友則為信是故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心遭謼蹴之辱則寧死而不肯受也是皆性之發而命於天者也非自外鑠我而偽為之者也死者生之變也不可者可之反也是故人之所以飢食渴飲避凶趨吉不敢蹈水火觸兵刃者皆以存生而遠死也所以明禮義立敎化設慶賞威刑以勸懲

之者皆以行可而去不可也一而同之人道奚矣
且先生亦嘗輕爵祿遠名利辭千金之富棄卿相
之尊欲曳尾塗中而不願爲犧牛者非爲死生乎
絀儒墨之辯明老氏之教是吾之是而非人之非
者非爲可不可乎行於已而禁於人欲人之從已
不可得也人之初生固無以異於禽獸也聖人者
立然後生厚用利而德正焉是故教化行而人知
所從法度立而人知所守器械具而人知所用三
者廢則人不人矣是故聖人者人之準則而使人
去禽獸而歸於人者也今若絕棄聖人則是畔其

所以去禽獸者而日趨於禽獸也且夫斗斛權衡之設而人猶為姦況於去之乎是助盜而長姦也與數者輒之所以為先生惑而願先生之改之者也莊周曰子之論似矣然而未聞夫大道也夫道亦自然而已矣子之言者何其多方也吾為子言其自然天非自然無以為天地非自然無以為地人非自然無以為人物非自然無以為物自然盡之矣何用多方去自然而言多方者其於道遠矣天以自然而生萬物萬物以自然而各生生自然而大自然而小自然而可自然而不可自然而生

自然而死芸芸職職自然具足職職芸芸無不自
然是故太山雖大未嘗有餘秋毫雖小不見不足
未嘗有餘何務其大不見不足何訾其小知此則
知小大之齊矣彭祖之壽而有所終殤子之夭亦
盡天年有所終則未足為脩盡天年則不可謂短
知此則知脩短之齊矣鯢桓之淵不測其深魚鱉
居之以為樂國而人蹈之者死糞穢不絜過者掩
鼻而狗彘甘之損於尺者益於寸棄於寒者須於
熱是故以大擬小以可方不可則愈爭而愈亂矣
各適其宜各任其分則無大無小無可無無不可生

之有死猶晝之有夜寐之有寤也其不可以有所愛惡也審矣莫不欲生也而生不可以欲而常也莫不惡死也而死不可以惡而逃也是以古之達人生而不悅死而不禍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大道無名蕩蕩冥冥真性無體混混黙黙萬化之所由起而衆妙之所由出也夫是之謂自然自然之離仁義之始也仁以愛人而愛人適所以害人也義以治人而治人適所以亂人也禮制於外而内益蕩樂道其和而淫以滋孝弟之教設而民日偷忠信之名立而姦日生喜怒哀樂之情熾而

性日鑿是皆亂之首而僞之原也非自然之所存也上古之治天下也結繩而用之民不亂巢居卉服飮血茹毛而民不病上如標枝下如野鹿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而已矣及至聖人與之以禮樂而僞益起制之以法度而姦益滋禁之以刑辟而慝益肆豐其生養者欲無窮發其智巧機詐愈甚資其利器愚難相尋凡所以害於治而病於民者皆聖人之倡之也以至於今天下大亂子有殺父臣有殺君盜賊横行戰爭不息生民塗炭而人與人相食矣可勝言哉舟楫不創則吳越之寇不能爲

中國害干戈不作則民死而肝腦無塗地者矣然
而僞者以創舟楫作干戈爲聖人之功其亦不仁
甚矣故曰絶聖棄智大盜不起掊斗折衡而民不
爭今子言仁義之多方而未覩夫大道之自然也
稱聖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害天下者之若是
大也不亦昧乎孟子輿曰先生之言誠宏大矣然
軻以爲先生之論自然非真自然而廼軻之言者
真自然之道也夫仁義性也性即命也命即天道
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人
雖殊理則一也人心之靈萬理具備隨感而應遂

通天下之故發於情則爲喜怒哀樂見於行則爲孝弟忠信宣之爲禮樂而施之爲政法皆順乎自然而已非有所穿鑿矯拂之也哀死樂生情之常也非不達於死生之說而然也是非可不可理之順也非有累於將迎好惡之私而然也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大者大之何必强而小之小者小之何必强而大之脩者脩之何必强而短之短者短之何必强而脩之也夫與其大其小而小其大而爲自然也孰若大其大而小其小而爲自然之順且易也且先生獨不見墾田者乎一歲而收十倍二

歲而七三歲而五地非異也久則衰矣天地之生
久矣氣日益瀉而人日益偷俗日益薄則其不可
以上古之治治之也明矣震風凌雨非巢居卉服
之所可庇也頑民悍俗非結繩垂衣之所可理也
因其勢而制其治通其變而適其宜此固自然之
道而聖人之功也至於末流之大亂則非聖人之
所致也風雨霜雪天之道也萬物之所以生成者
也然而風暴而損物雨淫而爲菑霜雪失時萬植
夭閼可以此而并去其所以生成者乎先生之言
理逆而義悖猶自以爲大道之自然此軻之所大

惑而顧先生之跋之者也莊周於是默然有間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子去矣無乏吾事

孟子好辯闢楊墨孔氏之道明然常怪其與莊周同時而不相遇七篇之中語無及者端居無事漫為設辯如右盖所謂以文滑稽者而因以寓夫抑異說扶吾道之義云

詩能窮人辯 課作

古人以窮者多工詩工詩者多窮乃曰詩能窮人余獨以為不然夫天之所以窮達人者與人異趣

達於人者未必達於天則人之所窮者安知非天之所達乎請試辨之人有恒言曰仁者必壽有德者必得其位有位而壽斯乃世所謂達者也然而顔回之仁而三十而夭孔子之大聖而終身爲匹夫似可謂之窮矣雖然孰知夫二子乃有大達者存焉顔子不得其壽而死而不亡者亘宇宙而彌光仲尼無其位以萬世爲士則謂孔顔不達而窮者不知窮達者也蓋貴賤豐約之及其身者人之妄謂窮達者也而名聲芳臭之垂于後者乃天之所以真窮達人者也弃於人而合於天失其妄而

得其真與固吾所謂達者也詩固小藝也不足擬於道德之大然而較諸富貴外物蓋亦天所畀者耳暢性情之微探造化之奧文繡不足以侔其華金玉不足以比其珍明可以被管絃幽可以感鬼神夫得是而有之者豈亦偶然而已哉殆是元精賦其靈性化工假其妙思日星之光華風雲之變化舉不能獨擅其功用故雖一藝之微而實與大化相流通然則天之以是畀人者蓋欲成萬世之名耳區區一時之窮達有不足論者矣故方其不遇於世無出人之名服人之勢憔悴困苦鄙然若

不終日故子美飢走荒山浩然終於短褐李賀夭
折陳三凍死其佗懷才坎壈者不可勝記則世固
以是爲窮也若其所傳乎遠者怨仇不敢議其短
若相不能奪其譽掩之而愈彰磨之而益光殘膏
賸馥足以沾丐百代而一時富貴無能磨滅而不
記者泯然與草木同腐而蚉蚋共滅則所謂達者
果誰在乎嗚呼豐金玉者人謂之富服軒冕者人
謂之貴孰知有富於金玉而貴於軒冕者乎富貴
於身者猶謂之達況富貴於藝者而爲窮乎顯於
一時者猶謂之達況顯於萬世者而爲窮乎人之

所達者猶謂之達況天之所達者而不爲達乎由是以觀謂詩能窮人可乎能達人可乎詩猶足以達人况有大於詩者乎故曰窮於道德之謂窮於道德之謂通

德有凶有吉辨 課作

韓子原道篇曰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愚當以爲不可請試辨之夫德得也行善而有得於心是之謂德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日用之間各有當行之道所當行者即所當得也當得而得方謂之德不當得而得者豈所謂德

也猶耕而獲以得穀爲得而得菜豈得哉鑿而井以得泉爲得而得土豈得哉得於善者謂之德德斯吉矣違於善者謂之悖德悖德斯凶天下安有反其實而同其名者乎夫韓子之爲是說蓋有所㨿易言恒德之凶詩稱二三其德周公曰商王受酗于酒德伊尹曰德二三動罔不凶此皆借其一義以爲言耳非所以論其全也而韓子執其言而遺其意斷然以道德爲虛位而吉凶爲對體遂爲立言之大旨此其所以謬也聖人之言周流無滯故正言而若反反言而不失於正學者不得其意

而惟言之拘故膠固滯泥卒陷於一偏此君子所
以難於立言者也且韓子固以道德為虛位而仁
義為定名然以其說推之仁義亦不得為定名也
何以言之夫宋襄之仁天下笑之婦人之仁君子
小之非義之義孟子譏之仁義果有定名乎非仁
而有仁之名非義而有義之名匪不可以其名而
貶其實也至於道德何獨不然德無有不吉凶而
言德者非德之德也安可以非德之德混謂之德
哉先儒論韓子為無頭之學盖言其闕格致也夫
不能格致遽而談道德之旨則言安得以無疵理

安得以無蔽哉或曰韓子之為此說盖以攻老氏也老氏言道德而非仁義故韓子攻之曰非吾所謂道德其意盖以老氏為凶而吾儒為吉是義亦通子何非之深也應曰是則然矣韓子若攻老氏直曰悖於道德足矣夫既曰悖於道德則其為失也著矣其所以攻之者至矣何必自毀其德并歸之於不醇之域而後可哉且既以德為有吉凶而以老氏為凶則是老氏猶得德之一半而吾亦不得有其全矣非所以尊我而絀彼也夫既以道德之大旨而又無以尊我而絀彼則吾不知其所可

也一言之失害於理如此余不得不辨韓子復起必從吾言矣

為人後為祖後辯

禮固難知也其微辭精義折衷經權之旨誠有未易言者若其經有明文而事理昭著如為人後為祖後之義世猶不能辨也吁亦惑矣請試論之儀禮斬衰三年章首曰父而子夏傳曰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斬其下歷擧諸侯為天子君父為長子然後乃及為人後者若以為祖後者通謂之人後則經傳不應兩稱而各言之也況下文齊衰不杖期

章有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若使世之為祖後者通用此文而降其親服其將以為何如哉夫為祖後者何謂也父卒祖在而孫為祖持重者也為人後者何謂也大宗無後而族人以支子繼其後者也人道以父為本本也者不可二者也故為人後則為旁親之子為旁親之子而復以本親為父是二本也故先儒斷以為當稱伯叔禮亦降其服為期是以伯叔之服服之也祖則與父一氣非旁親比也父卒而已雖持重然父之為父固自如也元無當降之義故禮亦無其文也以此觀之為人

後與為祖後其有難辨者乎或曰是則然矣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大夫不同既以藩邸入承大統雖以孫繼祖其義與為人後不甚遠也隆殺之節若何而得其中乎曰此變禮也雖然彼則為叔姪此則為父子為叔姪而降禮有其文為父子而降禮無其文無其文當以義起也褒焉而不敢伸其私尊也祭焉而不敢列諸昭穆也其亦變而不失其正乎雖然余說億之也識禮者無亦謂余怯乎哉

貫高論 課作

死生之際人之所難而君臣之分則又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是以忠臣烈士視死如歸蹈白刃赴湯火以聲大義於天下者是豈果於殺身而已哉誠欲植倫常而扶人紀以即乎其心之所安耳如使尚苟難之行陵分義之嚴犯其所不可犯而死於所不當死則君子不與也何則其所就者輕而所毀者重殺身之勇不足贖其犯上之罪也貫高相張敖高帝嫚敖高華憤怨謀弑帝及事敗謀泄敖與高皆被逮當誅高能忍痛守死白敖之不反高帝賢其義免敖而并赦高高乃謂人臣有簒弑之名無面目復事上遂自殺夫能發憤主辱不避赤

族之誅終乃脫圭於必死而殺身於可生則世固以高為烈丈夫矣然而君子罪之何也夫君臣猶父子也父嫚其子為其子之臣僕者乃勸其子以殺其父則雖有效死之勤是尚可掩其罪乎高帝之於敖以公則君臣也以私則舅甥也君而嫚其臣舅而嫚其甥雖稍失於禮豈至於以殺報之哉使帝誅敖而非其罪為高者不過哭其尸而事其孤甚則以死自從焉已矣猶不當以讎報帝也況於嫚之乎嫚之為愆雖在敵以下忿罵蔵怒而止不至於欲其死也況於天子乎嫚人小失也弒君

大惡也怒小失於君而冒大惡於己意出於尊主而反陷於無君若高者謂非狠悖驁逆而何哉白王不反固忠矣何如初不教王反也恥簒弑之名固善矣何如初不行簒弑之謀也絶亢而死固勇矣何如初不為取死之道也不忠而後效忠謀簒弑而恥簒弑無可死之義而妄取死焉則君子雖欲與高何自而可哉或曰是則然矣然高守節不侵舍命不渝雖未必合於義理要亦有可取者曰不然夫論人而去短取長此在得失相等或薄物細故可以脫略者耳君臣大分天地綱紀為人臣

而身負簒弑之惡又不足而并其君而陷焉抑何等罪過而可以貰之而有取乎其他哉春秋之義亂臣賊子必誅無恕若高者亦其類也烏可得而恕乎哉雖然世之亂臣賊子皆為利於己而為之也若高者非為利於己而為之也特昧於大義狃於時習以至此爾是故飭身莫急於明理導世宜先於淑習

柳宗元死而為神論

造化之功一氣而已矣其為氣也有游氣焉有間氣焉浮游紛擾散殊爾冗雜爾倏聚倏散莫知其

為有無者是游氣也其清明精粹耿著乎宇宙在
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在人為英豪俊傑不依形
而立不隨形而滅者是間氣也游氣之鍾於人也
其生也無以異於物其死也亦同乎物而已矣間
氣之鍾於人也其生也既卓然最於含靈矣其死
也亦有不與之俱化者存焉故曰生而為英死而
為靈生也有自來死也有所為然則謂人死而皆
為神妄也謂人死而為神皆妄也亦妄也子厚謫
柳州死而為羅池之神韓昌黎記其事論者以為
人死而泯然歸於冥漠者理之常也子厚豈獨異

哉特以其人有高世之名而才命不相謀卒窮斥以死且嘗有惠於柳柳之人悲而思之故託於神怪使得享尸祝俎豆之報而好事者從而張大之也愚謂幽明之故其理至微拘常昧變者不足以盡鬼神之情狀也何以言之天下之物理有不可以一槩求者託於地等也而芝椿之生與衆植不同産於水類也而蛟龍之生與魚鱉懸殊何則其得氣異也氣異則生異生異則死異萬物皆然無足怪者子厚之沒今已數百千年矣方其在世也氣勢名位無甚出於人者崎嶇斥逐夭閼於蠻荒

然其咳唾之餘流傳後世者彪炳燁赫可與日月
爭光自古富貴而名磨滅者不可勝紀而子厚乃
獨以空言擅千載之聲名此其人決非偶然而生
者天地精英之氣鬱於文章自非得乎間氣其誰
能與乎此哉禀如許之間氣蘊如許之奇才踔厲
精悍之資閎深辯博之識歛而不發抑而不施摧
沮鬱閉以至於死夫氣之為物鬱也甚則蓄也厚
蓄也厚則散也不易然則子厚之沒也其氣之不
散者若不激而為雷霆結而為金玉則其聚而為
明神以臨乎斯民而鎮乎斯土者固其宜也惡可

以為妄也哉申甫之生也降神維嶽傳說之終也上為列星自古以然何獨於子厚而疑之哉或謂是則近矣然神明之道要亦合乎正直子厚急於名利黨附伾文人道之患皆所自取尚何能沒而為神乎愚竊以為此不足以盡子厚之終始也子厚年少氣銳不自貴重失身匪人以至於擯逐而死固不得辭其責矣然其英特之才要不失為間氣所鍾也傳曰用物精多則其魂魄彊伯有作亂而死無足取者然其鬼猶能為厲子產至為立後况如子厚英才炳靈不特為用物弘取精多者之

比而已則豈可與凡庸録録之死者蕩然澌盡同歸於泯滅已乎夫以昌黎公之正直决非阿好語怪者則愚敢以其言為有徵也

漢祖不録紀信論

事之大不近於人情者自非忍心逆理拂人之性然而為之者是必有深情隱旨而人未之知也詩不云乎無言不售無德不報匹夫之於恩怨一飯睚眦猶思必報況以英雄之資據萬乘之尊操賞罰之柄乃獨於活已之徳殉主之節功存乎社稷者顧忽焉無尺寸之報若漢高之於紀信此果於

人情近乎苟能鉤深闡微直得其肺肝則高帝之
不封信非忘而負之也蓋慚而諱之不欲擧其事
焉耳嗟乎滎陽之圍急矣不有信之誑楚則高帝
無能脫虎口矣信死而後高帝全高帝全而後漢
得爲漢不然雖有良平信布百千輩其能辨天下
乎然則信之功烈漢家萬世不可忘者三條亦當
遜其下矣天下旣定大封功臣一戰之勞一畫之
奇靡有不錄鄂千秋魏無知之屬至以一言取封
爵山河之盟丹鐵之券輝映一世而信之奇功大
節獨泯泯無稱褒恤之恩不及於泉壤錫賚之典

不沾於苗裔則斯事也何能無後世議哉夫高帝
素稱不吝賞功其於恩怨尤鑿鑿如也不如仲力
之誚至發於上壽之日丘嫂轑羹之憾竟形於封
姪之號蕭何以贏錢益邑盧綰以同里封王一恩
一怨可謂不遺錙銖矣何獨於信而無情哉盖其
內有所慚而欲諱其事耳帝固恒中自大好譎人
也方其與項王爭也崎嶇摧折百戰而百敗屢為
天下笑包羞忍詬幸而成功及其履九五之位臣
四海之君威加海內之歌伯心王張當是時也喜
伸而惡屈諱昔之為蛇而誇今之為龍此人情也

夫信之誑楚以降楚也非信之降即帝降也時移事往天下之耳目變矣今若暴揚其事顯加褒錄於信榮矣於帝得無辱哉天下之人仰天子之威德不啻若神明然一朝乃聞其黃屋左纛嘗請降於楚軍僅以身免流傳遠近想像而誦道之殆非所以尊帝王之神靈重大漢之威聲此帝之所深惡也寧沒信之功而不欲損己之名寧吾身負少恩忘德之譏而不欲使國家有傷威毁重之累羣臣亦揣上指是故留侯贊雍齒之封滕公脫季布之誅而皆莫敢為信訟其寃也故曰非忘而負之

乃慚而諱之也或曰紀通之侯襄平說者以爲信之子信雖不封猶封也應曰按漢史諸侯表紀通以父成之功封成非信明矣以通爲信子說者之謬也曰然則帝之諱誑楚而不封信也得乎曰何爲其然也滎陽之事豈人諱哉不如是無以見王業之多艱天命之不易也有臣如信而沒其忠烈則臣子何勸焉諱其不當諱也沒其不可沒也二而於是乎盖兩失矣

覆醬瓿解 課作

揚子方草玄處乎環堵之宮閉戶却掃潭思渾天

深者入淵泉高者出九閡大包無外細入無間函
淹旁薄遂成十餘萬言劉歆過而勞之曰子雲良
苦夫君子所以刻意約身湛思而著書者欲以垂
諸不朽也子雲之玄以準易也易之道非不至矣
通其義者足以取青紫然猶寥寥乃爾又況能治
玄乎吾恐後之人用覆醬瓿也是亦不可以已者
乎揚子默然良久盱衡而應曰甚矣劉子之鄙也
君子之言以明道也非以蘄乎人之知之也道之
明存乎我人之知之存乎人存乎我者有其實則
金匱石室不足為榮溝渠糞土不足為辱不然傳

之愈久而詬愈甚此君子所以重乎實者也昔者
仲尼之述六藝也倉皇僇辱餬口於四方及其既
沒危於暴秦之焰煬為灰塵幾無存者此其辱豈
特覆瓿已哉然其斷爛之餘出於墻壁行於四海
灼然若日月之經乎天何者道之所寓也實之所
存也雖晦於暫終顯於久今雄雖不敏然潛心往
哲奚已種種矣所著玄雖不文然亦嘗竭吾深湛
之思矣本包羲文王之旨衍箕子之數經之以陰
陽緯之以休咎擬之以仁義道德其成文粲如也
陳義純如也蘊理奧如也而其要歸不詭於聖人

知我者取之不知我者罪之如斯而已非以蘄乎人之知之也藏之名山列於學宮聚徒而講習之無加益乎玄贊之毀之棄之轢之無加損乎玄醬瓿之覆庸詎為玄病乎且子哀雄之窮豈以玄之尚白而欲朱丹吾轂者乎此非雄之志也原憲隱於蓬蒿面有菜色而不願人之萬鍾仲尼疏食水飲而樂在其中故隱約而求志者君子之操也垂文以明道者達人之則也飭身而期乎媚世修辭而愜乎汚俗者此曲士鄙夫之行也雄雖不肖誠不欲與此子者並故默然獨守吾玄子去矣劉歆

口噤不能對逡巡而退面有慙色

氷壺先生傳 課作

先生之先族類甚很而家世清寒常喜居山澤田野間自待不甚簡貴雖布衣寒士請交未嘗拒之顧獨不爲肉食者所喜世傳其業詩人詞客多稱道其美先生生而疎秀風味爽嫩可喜談者吃吃不容口及長相者以爲當有葅醢之禍宋太宗時以讒遂拔其族遷之鹽澤居無何氣味大變人以歲寒期之時學士蘇易簡嗜酒踈宕不喜膏粱子弟欲得快士以託心腹久之未得其人恒若飢渴

焉有以先生為言者遂延致其家處之甕牖之中
會易簡病酲中夜熱中獨行庭除間遂遇先生於
雪中欣然與之談先生亦為之傾倒遂陳老氏虛
心實腹之義孔子疏食飲水之樂易簡咀嚼良久
爽然而悅不啻芻豢之於口自是酲病頓愈旣而
言之於上上亦歎賞久之遂賜號為氷壺先生命
史臣記之氷壺先生之名一朝遂滿於天下然先
生自此遂患中虛之病未幾竟卒聞者莫不惜之
先生旣卒其宗族子孫多冒其號然其遭遇之盛
未有如先生者論曰物之遇不遇莫非命也要之

亦時而已矣夫以先生之淡泊寒苦世之貪今窮士猶皆厭而斥之易簡貴者也廼獨爲其所知至以徹聞于天子得美號以終傳之不朽是固有命亦幸會其時焉耳馮唐之鉏鋙一言而動萬乘蘇子之辯書十上而說不行是故得時者無賤失時者無貴嗚呼豈獨先生也哉

書逍遥堂序後

逍遥堂者故相沈貞別墅也按先王父筆記正德丙子年間貞翔江榭于陽川孔巖之西扁曰逍遥其江山之勝素稱絶特而結構宏麗稱爲大倩諸

名公題詠詞翰輝映時先祖柳亭公以妙年壯元才名蓋世貞使其子思順從公請堂序公屢辭不獲文成貞大悅揭之壁上誇示賓客公時年二十四矣貞嘗詫謂二子遜順曰汝曹何用讀書為能道此中一句否遜順輩大慚恚自是深忌疾柳亭公云初貞請詩於朴訥齋祥訥齋有一聯曰落葉藏秋壑斜陽映半山貞初不覺既久始知其為隱語乃大怒撤而焚之人以柳亭公序文不能如訥齋為可恨維竊謂為此論者殆淺之為丈夫也譏諷之辭貴乎含蓄秋壑半山之語其斥貞也固矣

然得無大呈露乎若公序文所謂律名投金憂激
貪夫之志其風貞之黷貨固已切矣至去位作人
間宰相名綴天上神仙則分明以林甫杞況貞其
罵之亦毒矣特詞指深婉讀者未易識耳使貞覺
此其切齒之恨豈減於訥齋哉若以不能郤貞之
請為歉然當與訥齋均其責矣要以語句含風刺
乎則安石似道之與林甫杞吾未見其孰為軒輊
也訥齋之詩寂寥短章耳若公序文排比駢偶多
至數百千言其中何得無勝質之文過情之語大
都皆曼辭浪語若其譏切之旨一言足以刺骨何

用多乎識者覽之當自舍然矣然聞公晩節常自悔曰少年不解事未免為名所誤才所使致有悔吝捫舌無及云年月日編次柳亭遺稿識諸卷末

題瑞石山賦後

畸庵子皃優多病纍然一眇少男子耳及觀所為瑞石山賦閎奇踔厲氣燄可畏才子誠不可測為之奭然○畸翁為文於小作多跡縷罕造妙境至其雄詞大篇奇傑絶人盖長於用大而短於用小者也以視神龍之飛潛巨細變化不測故不無少遜然其鯨呿鼇擲亦足為一世之雄吁可畏夫

書匪懈堂墨妙神賞卷後

右倪馬二詔使贈匪懈堂詩賛其筆跡暨一時名人所為詩若文者揔若干篇聯為一軸東陽都尉申君奭甫携來見示維閱既終作而歎曰美哉遠矣其爺世之殆乎殷彝夏鼎未足喻其古也荊璧隋珠未足擬其寶也蓋其卷中所載有絶異者四焉在昔稱工書者上自鍾王下至伯幾子昂諸人皆以書生苦心得之即生長豪貴者雖或標名自好鮮能造其妙境唯匪懈堂生而尊貴出紫禁入朱邸而妙年絶藝獨步天下一異也書故難能亦

難知也昔魏文貞於文皇字中認虞筆戈法此以
有心求之猶稱絶識倪內翰乃於一瞥過目之際
見三字戲筆洞達其妙此殆千古隻眼二異也海
外一藝之工見稱於中朝學士已難矣况 天子
之尊乎其得徹 天鑑亦已大幸况蒙 睿賞殊
絶至令刻示天下此誠往籍所未記東土無前之
光寵三異也 英廟聞而嘉悅令詞臣詠述其事
今見在卷中者其人勳業如金節齋河晋山申高
靈鄭河東文章如徐達城崔寧城鄭義如成昌寧
朴平陽李韓山諸公雖趣舍不同要之皆一代英

偉就其表著者可與日月爭光百代之下斯人可復易得乎名聯跡駢焜燿縑素開卷不覺使人起敬此四異也竊念我朝當此際實爲文明景運之極 世廟以神聖垂衣在上而 宮庭之内有子如匪懈朝著之列有臣如諸公筆墨游戲之餘亦足以輝映華夏流傳寰宇嗚呼可不謂盛事乎墨跡瓌寶天下所不乏唯玆四異曠世難覯末學鯫生亦與寓目何其幸也請標卷首曰匪懈堂墨妙神賞卷因書此以歸之

書宋龜峯玄繩編後 示李汝固以下續稿

玄繩一編得見諸老先生往復言論其講問之勤友誼之篤皆可以想見今世那有此事耶栗谷之言直率坦易牛溪之言溫恭懇到龜峯則意象峻潔自待甚重其言辨矣其學博矣然往往亦有未妥處略記鄙見于左

龜峯曰未動是性已動是情從前諸儒之說大抵如此然終覺有病夫謂已動是情可也若曰未動是性則已動之後便爲無性耶程伯子言性無内外旣無内外則何有動靜蓋動靜言乎其時也性之理無不在也今只以未動者爲性則天命之全

體無乃歸於偏枯空缺之地耶

不善屬之情爲不善屬之意剖析則精矣然亦傷太纖巧盖情固有善不善意亦有善不善爲之一字乃見於行事者也

答栗谷曰出非不可出而無所事不可善哉言乎朋友責勵不當如是耶

以栗谷退歸後上章論事爲偏於憂國過於犯冒恐非深知栗谷意者

答牛溪曰不必以微過爲人欲自家衽席之上天理人欲分界亦甚分明而不能一任天理可畏也

已言者言也又曰欲之生於形氣者從之生於胸
臆者去之亦好又曰食亦同色患不在不足而在
於多此亦名言大抵觀此等議論此老胸襟殊不
草草

答許公澤問曰性是理知覺是氣性是靜知覺是
動性是性知覺是情其曰性是理知覺是氣甚當
性是靜知覺是動知覺是情皆有病盖性即理也
知覺是心也理該動靜心統性情若偏擧一邊則
又歸於偏枯空缺

答松江曰以辭爵祿之勇移於酒色朋取與之節

絶其戱侮抑疾惡之剛弘取舍之度勿尚清白而
僻其行勿輕儕輩而易其言其於箴規松江可謂
明且切矣
以幾字屬靜極無謂龜峯之辨甚當閔景初未詳
何人無乃是杏村之字耶若爾則杏村之學恐欠
精透自不動靜者理也有能動靜者氣也此語欠
妥欠瑩盖立意則不至大非而造語有病
善是理也惡是氣也善是理也之云未爲不可然
不有理通氣局一義則亦未免偏枯之患而理有
所未到處矣若曰惡是氣也十分不是盖氣之本

元無不善必其流蕩乖戾而後方有惡耳夫謂氣
兼善惡猶欠於本末源流之辨矣今直以爲惡其
害義傷道非細失也性卽理心卽氣今若曰惡是
心也人將以爲如何惜乎龜老之失於言也大抵
近世儒先之論看得理氣判作二物立論之際每
每是理而非氣不知此本妙合不貳之物分而二
之則不成天道不成造化無有是處也繫辭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明道曰器亦道
道亦器若見得如此則安有理善氣惡如龜峯之
說者乎羅整菴理氣一物之論雖曰有病比之此

等見解亦自超詣此秉谷所以有取也
答秉谷恐其作隨時宰相前輩箴警之道誠可畏
服

書偰氏家傳後

偰氏本出高昌國世居偰輦河上故以偰為氏元
時有曰普華官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討
賊不屈而死　贈守忠全節功臣戶部尚書謚忠
愍公為立清灣書院以祀之夫人甚氏亦寡居全
節其子文質事親孝嘗割股肉以療母疾官至中
書參知政事晩節休官家于豫章東湖之上自忠

慈死於忠夫人為貞婦其子從政以孝聞一家三
節為世艷稱學士揭傒斯為賦三節堂詩而虞伯
生記其事文質有五子曰玉立直堅哲篤朝吾烈
篤皆登第為顯官哲篤有七子亦皆顯而長曰遜
字公遠登至正乙酉第為端本堂正字應奉翰林
文字公遠為權臣哈麻所惡出知單州值元季兵起天
下將亂以至正戊戌歲舉家奔高麗恭愍禮遇甚
備賜田富原封富原侯數歲卒五子長曰長壽中
至正壬寅第為判三司謚文貞次曰福壽延壽皆
至樞密慶壽中洪武丙辰第官按廉使眉壽字天

用興慶壽同年登第官至崇資議政府判禮曹事
謚恭厚眉壽有子獻其官嘗請鄉貫于朝賜籍慶
州偰氏起西域而仕中國累世貴顯文行節義赫
赫名世遭亂東來不墜家聲科第蟬嫣者數世可
謂盛矣獻之七世孫舉治博士弟子業居于果川
北里吾家先塋所在也舉嘗攜先世譜傳及陽村
權公近亭齋李公稷所爲序若詩來示余感偰氏
上世三節之懿及富原公避地保族之智遂書其
後以歸之

坡山唱酬詩跋

右聽松成先生披山四言詩一章八句并諸賢酬
和詩揔若干篇其章句韻悉如之真蹟粲然萃為
一編先生之孫洸馬文㒞以見示因命維識諸簡
末竊觀先生道學之淵源風操之清高自足以師
範後學照映今古文藻筆翰之妙特餘事耳一時
諸賢酬和之作雖其摛詞造語各運機衡而旨趣
要歸則無二致伏而讀之想見當時人物之盛其
流風餘韻邈然不可企及即世有刪修之舉是編
也豈不卓然為大東風雅之什乎末學顓蒙獲與
寓目寧非生平大幸哉抑維因此竊有感焉君子

之道或出或處惟其時義要之山林非所欲也然
自三代以來道德之士能得其時行其志者十無
一二而潛光陸沉隱居而求志者班班見也豈斯
道也果不宜於斯世而隆古之化不可復見耶試
以是編所載諸君子觀之其中固有出為世用功
名著於竹帛者矣即其最名世如退陶南溟河西
大谷龍門暨吾先生大略皆高尚者也雖或略試
緒餘然謂之能行其道則未也在諸先生雖不改
其肥遯之樂而斯世斯民一何無福之甚也抑諸
先生雖不遇然未至於叔季也而猶若是況世愈

下而道愈否則君子之處斯世也何怪乎所遭者之益不幸而可悲也嗚呼戚矣此未可與俗人道也

華谷稿跋

華谷故進士烏川鄭公起溟之號也是為松江相公之胤子相公以文章節行重於世華谷生而有儁才自幼服訓家庭又及牛溪成先生之門其在童年學業淹通為文詞奇偉驟長議論英暢儕流推服以為不可及不幸被疾年三十二而夭後四十有餘載而其季侍郎公旣編集先相公遺稿付

諸剞劂仍以華谷詩若文附刻焉嗟乎富貴而名磨滅古来何限唯能言之士託斯文以不朽若公者一編之中父子並傳可不謂盛事乎華谷稿存者僅僅數十篇然其華藻之美炳蔚可觀誠不以富亦秖以異不其然歟

滇獄録䟦

余抱疾已閲寒暑居恒昏昏合眼眎得東淮公滇獄録讀未終編神觀爽然沉年舊痰忽若從毛孔中散去余少讀枚叔七䔂盛陳江海詭觀欲以已疾意謂詞人夸誕耳以今觀之理宜有之嗟乎此

特紙上語耳然猶若是試使余筍輿節扶致身於
五臺楓嶽之間嘘吸山海灝氣以自漱滌則其所
得何可勝道哉錄先詩次記次小說皆手筆也記
勝詩說勝記而筆尤工吁可珍也已

仇十洲女俠圖跋

俠有豪俠節俠仙俠皆男子事也迺仇生獨寫女
俠何哉豈才子多情於此别有會心處耶抑其藝
有偏工故以所長自見者耶繪事之妙覽者知之
余故不容贅焉

先大夫木川題詠跋 以下續稿

萬曆甲午維之先王父宰木川縣時先君子方長銀臺請暇省覲到縣賦此詩盖當麗祖刱業之際此縣之人專心所事獨不歸附及三韓既定麗祖不忘舊怨賜玉畜姓以辱之至今諱者以是爲木人詬病殊不知原其所以得此實如殷民之不服周而得稱爲頑也先君子此詩雖出於率爾感興而其發微闡幽表章節義之意不啻丁寧其在木人豈特被華衮之褒而已哉木之人士欲追揭官閣以存一邑故實而歲月久遠未免缺佚以書來問於維謹就先稿中錄出以遺之因識其事于簡

宋

重刻白沙集跋

白沙集始刋于臨瀛也維猥以拙語弁其卷集既行讀者頗有以編次失宜字畫多舛病之者門下士相與謀曰斯文也必將流布四方而傳之永久若以是起後學之竊議則吾黨何以辭其責乎遂共加讎校誤者改之缺者補之不必存者删去之位置失所者釐正之會鄭錦南忠信節度嶺南右道開府于晉陽廼克鳩工重刻因屬維識其事錦南自幼庇相公宇下其受知與受恩擧一世無兩

焉其於為相公報效身後者宜無所不用其極也聞斯役者疇不[illegible]之若乃相公德業之盛文章之美樹立之卓前序已略備矣今不再贅云

壬戌同庚稧帖跋

自子夏氏有四海兄弟之語而後儒推明其義曰民吾同胞夫以四海之大兆人之衆而君子猶視之如骨肉況乎生同國進同業仕同朝而又同一歲以生者乎此其不期同而同有似於偶爾者然其情之可親而義之不可忘亦人事之所宜有也近世士大夫喜作同庚會雖少壯之年布素之微

往往有之此固無足道也若大司馬李公壬戌稧會誠可敬而可羡也古人以七十為稀年況壬戌距今踰七袠者四歲矣會中五君子其高者固已踐崇班登八座而其餘亦皆服貂玉而歷華膴高年宿望壽貴兼隆何其盛也諸公各於初度日設席歡會蒼顏華髮金玉輝映觀者莫不稱艷自今以往年筭益尊官位益進賞心樂事將與歲增加雖香山洛社之會何以尚玆司馬公以稧帖見屬遂書此以歸之

鳳林大君新第上樑文

小人皆有閭廬以為爰居爰處之所君子將營宫
室必適不侈不陋之宜是以周詩所稱義存乎攸
芋魯論有訓善歸於苟完鳳林大君玉派流光金
枝挺秀涵泳乎關雎麟趾之化德義夙成周旋乎
龍樓　鶴禁之間　恩顧靡替年將及於舞象禮
已成於委禽欲稱尊貴之容可無甲乙之第睠玆
爽塏允合經營琪樹名園早擅城東之勝暨銀林
賜并舊沾天上之恩波爰命工師載勤樸斲上棟
下宇取象之協于經冬温夏凉隨時以節其氣有
輪奐之美貴在宜人辟雕鏤之華務存省費鳥鼠

攸去風雨何愁歷吉日兮良辰抗脩梁兮隆棟聊
陳嘉頌用贊成功

兒郎偉抛梁東名園華構欝穹崇休倩龍眠開畫
障駱峯蒼翠藹房櫳兒郎偉抛梁南南山當戶送
晴嵐六月炎蒸侵不到銅瓶碧井露華涵兒梁偉
抛梁西屋後長林翠欲迷簾幕却孅絲竹鬧獨憐
幽鳥盡情啼兒郎偉抛梁北　金闕五雲瞻氣色
唯向　楓宸祝萬年本支家國長無極兒郎偉抛
梁上朝請餘閒便偃仰不用枕中鴻寶書河間禮
樂供心賞兒郎偉抛梁下突兀眼前成大廈善禱

不煩張老詞斯干吉夢符周雅伏願上梁之後鬼神守護福祿來臻萬事紀紛莫如爲善最樂一心忠孝長期與 國咸休鳳凰和鳴而室家雍睦熊羆叶夢而子孫衆多有吉無凶自今伊始

麟坪大君新第上樑文 以下續稿

周有文王之聖慶自流於本支衛稱子荊之賢善苟完於居室經傳所載古今同規麟坪大君質挺天人精舍金玉振振仁厚之性豈必一角爲祥赫赫尊貴之姿自是多生種福方其在阿保之手固已足詩禮之聞矧今朱邸之疏封那無華構之經

始契兹龜兆食彼駱坡川分泮流素稱洛陽東村之勝地近　禁籞長瞻天極拱辰之尊斤斸纔施工徒競勸更聞魯衛之密邇益覺棠棣之交輝不必崇臺曲池極高高下下之觀唯應竹苞松茂絶風風雨雨之愁上簟下莞鍾鳴鼎食次公謹慎之戒寔存規箴張老輪奐之詞善兼禱頌竊慕古人之陳義聊賛兒郎之效功

兒郎偉抛梁東驪駱峯陰入戶中從此名園還有主一區花竹更春風兒郎偉抛梁南雨後終南色勝藍無限雲烟供眼底不煩鞋襪強登探兒郎偉

抛梁西華屋參差望裡齊知是弟兄聯棣守棣花
詩什為誰題兒郎偉抛梁北夜夜憑闌瞻　紫極
清都帝座迥難分唯見祥雲騰五色兒郎偉抛梁
上屋上青山知畫障軒窓不許下朱簾為愛晴嵐
来獻狀兒郎偉抛梁下燕雀紛紛喜大廈月榭風
臺豈不佳薰爐一室偏瀟灑伏願上梁之後家國
同歡身心俱泰東西門巷却笑天上之參辰伯仲
塤篪弟盡人間之湛樂承　兩宮之寵光保百年
之壽禄爰及苗裔勿替休聲

擬演連珠

臣聞天地生物本無全功聖人因材各取一能是以上藥甗陳烏冢亦可已疾八音繁會柷敔猶能節聲

臣聞大道無方仁智異見至人體道隱顯殊倫是以素王栖遑欲援億兆之溺猶龍遯舉只留五千之文

臣聞神能入虛無往而不妙形以攝物雖大而必容是以寸心潛靈坐撫八紘之外太陽洞照未徹蔀屋之中

臣聞物條度數可以學知藝出心靈難容力致是

以曆象明時法盡璣衡之中弧矢命中妙在彀率
之外
臣聞烈士捐軀豈爲青史之筆忠臣盡節不待明
主之知是以北海握節之士自分泯迹於黃沙雁
陽嚼齒之臣何曾致身於赤墀
臣聞器藏於身君子所以待用時會於勢聖人能
無失機是以高墉注矢立見獲隼之功牧野觀兵
遂成殪戎之威
臣聞幾動於微吉凶可以先見計決於早行止無
令後時是以疏傳東歸豈戀桑梓之樂李膺長往

非爲蒪鱸之思

臣聞形有所須然後得以全其用道有所本然後可以弘其績是以離朱至察必待日燭之光尼父大成唯述皇王之業

臣聞萬象受變唯太空無所移百邪交侵唯至正不可奪是以道人冥心逆折山鬼之伎倆貞士正色不累濁世之磨涅

臣聞法以立制揭百代之規模人能制治適一時之便利是以太阿龍淵待妙手而後用公輸墨翟籍規矩以成器

臣聞手持足行無能易其偏任耳聽目照未有兼其妙鮮是以治朝任職必重侵官之德明主用人每存求備之戒

臣聞二儀奠位品物咸亨兩曜垂精晝夜乃分是以月受日光得成代明之體天包地外不損覆燾之尊

臣聞大道無心至誠爲基星文錯陳必符昏朝之候瀛海浩蕩不爽潮汐之期是以去食存信聖人有訓失信得原霸主所非

臣聞身居至靜則羣動有所歸依器含太虛則萬

流自然灌注是以辰極高懸七曜各順軌道尾閭善受四海如輸府庫故大傳著寂感之旨易象有盡受之語

臣聞依於衆者勢無不制守於已者物莫能謗三軍雖武可奪上將之威匹夫至微難撓寸心之守是以天下宗周寰中有食薇之士萬國歸漢嶺上有茹芝之叟

臣聞玄造難名無霜露則不能成物明王有道去賞罰則無以制治是以顛頡既誅而三軍改觀魏絳一賞而百寮厲志

臣聞善不與名期而譽聞自著忠非爲諂設而謡
諑難逃是以顔冉閔跡窮閭名播天壤胥原盡節
危國身委江濤

臣聞久假非眞心勞而事必敗一誠不息志遂而
功自熙是以葉公好圖反駭眞龍之至涓人市骨
竟致駿馬之來

臣聞積誠感物捷於待叩之鐘飾僞欺人難甚去
餌之釣是以聞杞婦之號路人亦爲揮泣睹西子
之畫思士不肯回眺

臣聞學忌文勝道貴樸圓因病發藥證雖繁而方

不窮按譜調絃法則具而妙莫傳是以洙泗教人
各就德器輓近論學徒費言筌

谿谷先生集卷之三

谿谷先生集卷之四

說十首

筆說

獸有鼠屬而黃者俗號爲黃獚多產於西北方之山尾有秀毛可爲筆其美擅天下謂之黃毛筆吾友李生喜書嘗乞於人而得之毫秀而鋭色燁而澤以爲大美拂拭之其中薾然有異濡墨以試之撓而曲字不可成孰視之其心盖狗毛而燁而秀者外被之也遂愕然以歎間以語余曰是必工者利於欺人而莫或辨之故得以售其奸也人心之

偷至此哉余曰子何獨怪於是夫今之所謂大夫士者其不類於是筆者盖尠衣冠其形體文理其語言規矩其步趨儼然莊色而處視之皆君子正士然及其居幽隱之地而遇利害之塗則回其志肆其欲不仁於心而不義於行者皆是盖秀㸒其外而狗毛其中與是筆無少異焉而觀人者不察也視其外而信其中故有奸人亂國而不可悔者也今子不此之憂而筆焉是怪亦不知類也夫李生曰善遂記其說

風竹說贈崔子謙 程子曰風竹便是感應無心

完山崔子讜旣取程子風竹之語名其軒余嘗推其義以勉之曰感應之妙通乎三才何天人異有心無心乾坤之德易簡而已消息詘信自然无妄植物無知亦天地類因觸而動已無私焉擧一可見盡觀乎竹挺然而植森然而林枝葉順比不撓不倚如正士拱立緌紳不動蓬蓬者風孰噓吸是虛徐而起邀越而来倏焉相遭震蕩磨軋泠風飄風一徐一疾抑仰而俯擧低而昂勁幹弱枝大偃小靡歆者如醉揚者如舞屈者如拜戛者如鬪颯然若驚悠然若喜萬變無窮而未嘗出乎已忽焉

風濟我則如故低者復低昂者復昂收聲斂狀寂
然若無一動一靜待彼而已如景隨形行止非我
感應之正居然可見此雖微物而有至理存焉人
參於三才惟靈覺以是而貴亦以是而累物感于
我各有天則循理而應何人不天形氣之拘好惡
之蔽以欲而動乃趨於僻聖人憂之立訓垂世主
靜克己敬直義方廓然大公何有內外無將無迎
應而不藏是謂定性天德之象天且不違况於風
竹惟昔衆甫見物思道孔歎川上周愛庭草程氏
之云盖亦一揆聖賢默契學者體行嗟子取此豈

為外玩觀物察已顧名求實何往無竹何往無風
目擊道存余欲無言

人心道心說

人之神明謂之心心之體性也其用有為義理而發者如惻隱羞惡知愛知敬之類是也有為形氣而發者如知寒覺煖聲色臭味之欲是也二者均謂之情形氣之發亦理所固有本無不善流而不節斯為惡矣形氣之流謂之人欲義理之正謂之天理學問之道無他節其流而歸於正則用無非而體自全矣夫是之謂精一之學人心道心一章

乃千古心學之淵源而自洛閩以来衆言不一同
異相奪愚嘗以為大要在精一二字苟能用其力
於此則諸說之紛紜不害為殊塗而同歸矣何以
明之程子曰人心人欲道心天理朱子曰人心出
於形氣道心原於性命羅整菴曰人心情也道心
性也人心用也道心體也夫性此心也情此心也
形氣此心也性命此心也天理此心也人欲亦此
心也是故主天理人欲而言則於天理人欲可致
其精一之功主形氣性命而言則於形氣性命可
致其精一之功主性情體用而言則於性情體用

可致其精一之功程子以人心爲人欲則似乎專以爲惡矣然去其惡而全其善是亦精一之功也朱子觧人心與程子稍異然節其形氣而純乎義理則與程子無二見矣整菴之分體用最爲逕庭然精以察其用一以存其體則亦猶程朱之旨也蓋數子之説雖於文義訓觧各有不同至於治心復性之大法則一而已矣又何必拘於異同各主而偏執以相呶呶乎哉或曰是則然矣虞書立言之旨必有定于一者曰大舜之説今數千載矣本旨所在無從請問而數子之説考之文無徵求之

理皆通不可執一而廢百主此而絀彼也故愚之
僭論蓋欲使學者息爭於末辯而專精於本實以
無失乎精一執中之大法而已非敢漫爲兩可以
求異乎世儒之見也曰諸說畢竟亦有優劣乎曰
程說簡朱說密羅說備優劣則未易言

海鷗不下說 課作

列御寇書稱海上之人從鷗鳥游及機心一動鷗
鳥不下夫一念之微萌於方寸未必有機事機械
之見於外者然而物我之間猜防立見豈非所謂
微之顯誠之不掩者乎而作僞之徒乃欲飾於外

而掩其中心勞日拙果何益乎余於此復有所感
矣夫鷗一偏塞微物也然其知幾色擧遠害全身
之智若是其明也乃人固最靈於物也學詩書法
聖賢世稱爲賢士君子者顧其智往往愧於斯鷗
此余所甚惑未解者也方秦政之得志以刀鉅鼎
鑊待天下之士海內慄慄若隕塗炭而諸生輩狃
於擁篲之餘甘其豢養之私狎昵從吏自謂得計
一朝劘鬚觸怒駭機欻發駢命阬阱遂爲千古笑
東京之季閹竪竊命蔑棄天憲仇視名流燎原之
燄不可嚮邇而俊及之儔不勝區區名義標牓相

高自觸危機身為大戮國隨以亾魚肉之慘從古
所無蕭傅無二疏之先見抗節危朝不免飲酖陸
生昧季鷹之高舉委身亂代自蹈淫刑歷觀史籍
如此類者不可勝記此其人皆有高世之才過人
之識而保身之智不逮鷗鳥殆孔子所謂可以人
而不如鳥者乎是以易貴見幾雅著明哲斯義也
人人能言之允蹈之者終古寥寥悲夫鴻飛冥冥
弋人絕望及其陷於稻粱也觸矰繳而不自知諧
魚之泳於重淵也從容自樂物莫能窺及其誘於
芳餌也吞鉤刃而不悔海鷗之色舉惟無所動於

欲也一爲利昏則神龍亦可得以醢之矣嗚呼孰若鷗者吾願從之矰弋不到罔羅何施浩蕩萬里優哉游哉

金生壽弘字說

金生旣更名壽弘請字於余余曰弘之義廣也大也物之廣大者莫如夏請字曰夏甫弘乎爾其勉之志焉而泥乎偏局乎隘非夏也學焉而拘乎陋滯乎僻非夏也事業焉而顓乎一長殉乎一節非夏也韜乎其無不容也廓乎其無不有也恢恢乎其不可涯量也斯而類之名安有不極其全而福

安有不極其備者乎如是而謂之夏也如是而謂之弘之充也已弘乎爾其勉之

柳生名字說

柳氏子二人請名與字於余余謂柳出於晉其先固奕然顯也近數代稍不振然余聞公侯之後必復其始柳氏大族而三子者皆良固窮而力於學是殆將興也請名伯曰晉敬仲曰晉亨季曰晉隆期之也且祝之也既敬矣患不達故字敬曰子達亨者嘉之會也故字亨曰汝嘉隆之至則替隨之能謙焉免矣故字隆曰季謙於敬則勉之於亨則

美之於隆則戒之三子者毋怠毋怠

福田說

始余觀浮屠書言人能信奉其道必得福田利益種種如意不然者反是余心竊疑之曰禍福命也命在於天浮屠氏道雖大豈能違天之命而禍福人哉且世所謂福者不過貴顯壽富妻妾之奉子孫之養而已得此者謂之福失此者謂之禍浮屠氏之所取大者莫如釋迦釋迦捨王位而出家苦行乞食卒孤獨以死雖曰成道作佛獨尊於三界然於世所謂福者未之有焉身所不能有安能與

人然則所謂福田者果何在乎既而得一說焉天下萬變不出此心之外此心所安謂之福此心所不安謂之禍生人所欲也世有捨生而取死者生非所安而死所安也貴富人所欲也世有遜卿相棄千金而甘灌園弊裘者卿相千金非所安而灌園弊裘所安也安則樂樂則福在是焉不安則不樂不樂則禍在是焉君子樂天知命無入而不自得無入而不自得亦無入而非福也小人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也患失之則無入而不戚戚也無入而不戚戚亦無入而非禍也浮屠氏之法雖

不繫於正理然道本乎空而學期乎覺覺則知吾心之爲妙而外物不能侵也空則知萬化之無常而本心未嘗累也有聞乎此者生而不悅死而不戚視害猶利視苦猶樂恩讎毁譽美惡成壞視之如一無往而不安無往而不樂則天下之福孰加於此夫以貴爲福者位替則賤以富爲福者財盡則貧得於外者有時而變有時而變者非眞福也無位而貴國爵不能加也無積而富國財不能敵也無生而壽天地不能命也無增無減無失無得者非眞所謂福田乎哉經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

善降之百殃以迹而言顔回屢空短命盜跖佚樂壽考安有所謂降祥降殃者乎以理而言作善者祥莫大焉雖窮猶通雖夭猶壽作不善者殃莫大焉雖通不如窮雖壽不如夭此聖人之旨也浮屠氏之說或者亦猶是哉

曲木說

鄰有張生者將築室入山伐材林林而植者皆詰曲離奇不中於用山之冢有一木焉前視之挺如也左視之挺如也右視之亦挺如也以爲美材援斧以就之自後視之則戢然枉也乃棄斧而歎曰

嗟夫木之為材視之易察也擇之易辨也然是木
也余三視之不知其不材也而況於人之厚貌深
情者乎聽其言則文觀其容則令察其細行則飭
謹未有不以為君子也及其履大變而臨大節也
然後肺肝見焉國家之敗恒由是也且夫木之生
也無有牛羊之踐也斤斧之賊也雨露之所滋日
夜之所長宜其挺特而直遂也乃有骫骳不材若
是之甚況人之處乎世也物欲汨其真利害昏其
鑑所以枉其天而適其初者不可勝紀無怪乎奇
衺者衆而正直者尠也遂以語張子張子曰善哉

觀乎雖然余亦有說焉洪範論五行木曰曲直然則木之曲者材則未也性則然矣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然則人而不直者其免於死也亦幸矣然余觀於世木之曲者雖賤工未嘗取也人之曲者雖治世未嘗棄也子亦觀於大廈乎其為棟為楹為榱為桷雲譎而波詭者未見有曲材焉亦觀於朝乎其為公為卿為大夫士紆青而拖紫翺翔廊廟者未見有直道焉是木之曲者常不幸而人之曲者常幸也語曰直如絃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此曲士之所以多於曲木者徵也夫

青白眼說

阮嗣宗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輒以白眼待之此故是狂士伎倆然余雅喜之嗟夫士生濁世將一點阿堵閱盡無限醜怪之狀正如百戲之場袒形裸體狗鬪猴跳千態萬貌備諸醜惡即使端人正士非禮不視者處其側其忍開眼正視乎嗣宗雖見斥於名教要是磊落出俗士魏晉之際頹風極矣齷齪之徒外假禮法內蘊邪佞從臾狐媚小子無所不至此皆心跖蹻而貌曾史耳嗣宗處乎此世既不能高舉遠引獨立物表則紛紛擾擾日

接於眼中者皆是物也安得不以白眼待之若乃高朋韻士自是空谷跫音一見數腴心目俱明青眼之開古今同此心嗣宗實先獲耳嵇中散剛腸疾悪終以此不免嗣宗青白之眼左為俗流所疾而能免於罔羅者以其近滑稽也故余嘗謂此非獨跌宕可喜自是保身之智有足多者

化堂說 續稿

物于天地之間未有不化者也鷹化為鳩雀化為蛤鷦鷯化為鵰科斗化為蛙腐草化為螢此異物而相化者也草木之始生萌芽而已化而枝幹化

而花實又化而黃落此一物而自化者也鯀化爲黃熊望帝化爲鵑龍漦化爲褒女牛哀化爲虎彭生化爲豕此化而妖孽者也豈唯物天地亦然晝而明夜而晦一日之化也春生而夏長秋殺而冬閉一歲之化也子丑而開闢戌亥而混沌一元之化也人之有是形也始生而爲赤子稍長而能孩能語能行弱而壯壯而衰衰而老老而死無往而非化也至於性情何獨不然夫天之所以予我者昭然至靈也粹然至善也賢不肖所同也然而氣拘習移欲動情勝靈者變而惑善者變而惡此爲

不善化者也聖人憂之立教講學化迪斯人如鎔
金而就型範繩木而加規矩愚者以悊懦者以立
躁者以靜汚者以潔偏者正焉駁者粹焉則天下
之人未有不可化者也自志學而上以至于從心
所欲不踰矩自可欲之善而上以至于聖而不可
知之神此皆積學之效進德之序化之為道斯其
至矣嗚呼萬物之化人之生死壯老係乎天焉人
固無能與也至於性習之移奪學問之變化人之
所為非天之所使也世之人不肯一日用其力而
甘為不善所化其形人耳其心已化為禽獸矣可

不謂大哀乎余友平山申功甫有醇深朴茂之資早從牛溪先生有聞焉經閱世變雅志彌確往歲坐言事謫居西塞年已耆矣困心衡慮之中有感於蘧伯玉六十化之語遂以化堂自號夫伯玉古之良大夫也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六十而六十化則其遷改進修日新不已之實可以想見宜其見取於吾夫子而雖以莊生之闊誕亦知其賢而亟稱之也功甫以是自勉其見卓矣功甫既還朝嘗一來訪余顏貌鬚髮無少損而其中充然若有異於前也豈亦有得於化者歟噫功甫六十而

有志於化矣余今五十而尚未知非有媿於功甫多矣故為化堂說以贈功甫因自志其媿云

鰲谷先生集卷之四